禮部志稿

五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三

明 俞汝楫 編

給賜備考

賜賚

賞有功將士格

洪武二年賞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克平湖南寶慶廣西靖江等處部下將士之有功者命禮部定其賞格指

揮文綺帛各六匹千戶衛鎮撫各五匹百戶所鎮撫各四匹旗軍人給塩六十觔征廣西不征北者指揮文綺帛各四匹千戶衛鎮撫各三疋百戶所鎮撫各二疋旗軍人給塩四十觔

賜監生衣物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賜國子生張璿等五十三人冬衣衾裯初有命賜監生衣物璿等出使於外至是始還禮部言今時已春宜罷給上曰監生一也居者既給行者

不與非直居者逸而行者勞乎皆如例給之

省親祭祖賜鈔例

宣德元年辛丑行在禮部奏仁宗昭皇帝即位之初凡在文武官自公侯伯一品至九品以下應給誥勅者還鄉省親祭祖悉賜鈔公侯伯一品至二品五千貫其餘遞減永為定例今省親祭祖者援例以請未敢專擅上曰悉遵皇考之制

册立頒賞例

弘治四年時以冊立皇太子賞賚臣下而差遣無門籍者不預監察御史閻介以為言下禮部議於是自冊立以後須賞以前其間公差初回與未行及被命承委分幹在京諸務者雖無門籍亦得沾賜焉

雲貴賞功就地支給

洪治十五年禮部議得雲南貴州賞功事例除綵緞絹布外又有鈔貫俱差行人一員從南京戶部關支轉送會鎮巡等官給散水陸萬里艱難險阻且令雲貴功賞

共該鈔十六餘萬貫所用夫役甚多加以連年兵荒轉
運之難尤倍曩昔而雲貴鈔價甚廉計其所得費踰百
倍乞依近日折銀例每鈔百貫折銀三錢移文彼處布
政司支給

節賜

賜節錢勿用鈔

嘉靖七年詔賜京官節錢勿用鈔內閣及一品賜錢二
百文二品三品一百文四品至六品九十文七品至九

品七十文公侯駙馬伯及衍聖公真人如一品其餘及
朝覲官吏錢鈔各半凡鈔一貫折錢二十一文時禮部
言舊制鈔一貫折錢千文似太重弘治中每貫折錢十
二文有奇又太輕請更定則例故有是命

優賜

優賜致仕臣僚

洪武中賜光禄寺卿徐興祖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永
樂賜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一百錠綵幣四

表裏二臣皆庶僚得此尤爲異數也仁廟初賜太子太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自是以後雖内閣輔臣重者不過白金五十兩四表裏而已若高

皇帝念致仕秦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勑奬勵賞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尤前後所無

優賜丁憂大臣

洪武中上以布政使魏鑑臧哲徐中智府李亨居官勤慎即喪所賜鑑哲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中亨米五十

石鈔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分理庶務仁廟賜夏尚書原吉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憲廟賜劉閣學吉綵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十石鈔十塊羊四羫酒十瓶

優賜勲衛大臣

洪熙元年賜太師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牽酒六百瓶米二百石逾月復賜羊二百牽酒四百瓶

優賜大臣

景泰三年賜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

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各白金一百兩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蕭鎡翰林院學士商輅各白金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優賜元輔

自正德寧夏平內閣大臣賞白金至百兩前後絕響矣嘉靖隆禮元輔若夏嚴亦未有登此數者

諸賜

賜旗小民

洪武中民王竹遺書諭其子平凉知縣郝瑱罪賜白
金百两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十斤軍人王二以隨征
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五十两鈔五十錠民蔣公達
王剛甫破蘭秀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两黄再文破
長陽盜賞白金一百五十两珠展布哈執叛右丞雅克哈
雅等賞白金三百两

永樂中小旗射三箭中者賞牛一羊一鈔百錠銀椀二

良鄉民謝定住孝行賜鈔二百錠米十石

賜賞發贜

洪武末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斂財為賂平執其人以聞賜勑奬勵又綺襲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永樂中劉寧為刑部主事有人納銀於邸以餽者妻安發之詺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賜勞侍駕

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綵幣拾二表裏以娶妻賜黃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生子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賜勞迎駕

嘉靖初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各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表裏

獎賜外臣稱職

洪武元年賜徐州叅政陸聚白金三百兩綵幣三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椀各二百

八年賜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白金一百兩文綺十匹

恤賜戰歿將士

洪武元年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户鎮撫人給米二十石蔴布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蔴布二疋又指揮孫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

金文綺及帛各十疋千百户楊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疋鈔各百錠又千户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户鄭禮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弟胡斌弟文綺帛各二十疋鈔二十錠千户俞賢家米二十石布二十疋又綺帛三十二疋　又征南死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蔴布十五疋鈔五錠千户米二十五石蔴布一十二疋鈔四錠百户米二十石蔴布十疋鈔三錠

永樂中征南死事一品米六十石蔴布六十疋二品米

五十石蔴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蔴布四十疋
五品六品米三十石蔴布三十疋

賞賜營繕功

永樂十一年營建長陵功武義伯王通進封成山侯食
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侯爵散官勳號如故賞綵幣六
表裏鈔四百錠掌金吾右衛事都指揮僉事許亨陞都
指揮同知金吾右衛指揮僉事李旺陞指揮同知羽林
前衛指揮同知吳剛陞指揮使亨賞綵幣四表裏鈔二

百錠旺剛各賞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營繕所正蔡
信陞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不視司事賞綵幣三表裏
鈔二百錠其營繕所正王寧等并督工官吏及軍民工
匠賞各有差復論初卜告之功陞知縣王侃州同知賞
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陞給事中馬文素太常寺博士
陰陽訓術曽從政陰陽人劉玉淵皆欽天監漏刻博士
食禄不視事五官靈臺郎吴永始以僧授官改陞僧録
司右闡教各賞綵幣二表裏鈔百六十錠

正統六年三殿二宮成賜太監阮安僧保各金五十兩銀一百兩紵絲八表裏鈔一萬貫都督同知沈清陞脩武伯食禄一千石子孫世襲少保工部尚書吳中陞少師尚書如故各賜紵絲五表裏鈔五千貫太僕寺少卿馮春楊青俱陞工部左侍郎各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所正工作人等各賞絹紗有差

進香賞賜

正統十四年三月禮部尚書胡濙奏車駕詣天壽山躬

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十年二伯八十
九炷以後每年有增今歲增至三千七百七十五炷除
公侯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
憲官每香三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
軍旗較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上
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足以見其尊敬
祖宗之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
著為令

歲進備考

方物

歲進告諭

高皇帝御製大誥曰應天府河泊所常州府武進縣江西布政司湖廣布政司皆為歲進野味湖廣原本進鹿改寫麂又江西本進天鵞改寫天鴈其觧物者物有活者則途中宰食之存其皮以進又以死易活以肥易瘦以微抵巨龍江河泊所進鱘魚於光禄寺作鮓其所進

之人將鱘魚去首去尾以為已用所進者不過中身一塊耳嗚呼朕不才三綱不明五常弗度致使當該有司官吏并解物無籍之徒罔知君臣之義故敢肆侮常州府工房吏楊仲和獵夫孫華一等以香貍進數本五枚甲首先食其一該吏又食其一所存者三及其進也死者又一止存有二焉嗚呼恭敬之心安在此果臣民乎

減進

草魚鮓

弘治二年四月湖廣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始進之二千五百斤後增至二萬一百二十二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禮部以巡撫等恤災之奏請止令有司減數進獻上命鎮守内官造辦如成化七年之數船止用二艘科擾需索為害者罪

請革魚鮓

嘉靖十一年二月内題該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林為議處進貢魚鮓以蘇民困事内稱本鎮進貢鰣魚等魚鮓

共該銀二千四百有奇今照本省鎮守太監巳革湖廣地方水旱相仍加以修理顯靈地方凋瘵乞敕該部早為計處裁革等因本部行據光禄太常二寺手本回稱該省原無此等進貢則知前項魚鮓不係該寺額辦顯是本省鎮守太監先年私自造以進獻于上者也但進貢魚鮓一物出於當時守臣一念芹曝之忱而遂成舊例常年供辦所據各官欲將前項進貢魚鮓盡行裁革以寛民力合無行移撫按官查照前項魚鮓自嘉靖十一年為始

免其進貢等因題奉聖旨這魚鮓著照舊進貢欽此
隆慶元年五月詔禮部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鮓自今
薦新上供但令光禄寺備辦毋得奏遣内臣著為令

筵宴備考

宴夷

夷使簪花

禮部儀制司凡各國朝貢使臣到京會同館安插精膳
司題請上下馬宴并待宴大臣候旨下行本司當該吏

照數領花赴會同館簪帶毎年翠羅花查庫内缺少先
期行工部都水司造送貯庫應用

奏飭宴夷苟簡

成化六年禮部奏邇者朝鮮國王遣其陪臣朝賀萬壽
聖節賜宴禮部所用器皿多有損壞所具品物亦不精
潔有負朝廷優待遠人之意宜令所司自後毋得仍前
苟簡違者治罪從之

宴夷値喪免樂

成化十年正月庚戌賜朝鮮國賀正旦陪臣芮承錫等宴并金織衣綵段等物禮部以是日宴值英廟賢妃薨當輟朝請免宴令領酒饌上命如例宴之但勿用音樂

申飭酒飯菲薄

成化十二年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諸夷朝貢朝廷賞賜筵宴恩禮極盛但光禄酒飯甚菲薄殆非懷柔之道乞勅禮部筵宴加厚以安夷心毋令彼此使之感恩畏威亦撫綏之一道也下禮部覆奏謹按

往年精膳司員外郎李麟所呈朝鮮使臣筵宴事已經

奏請申其令上日宴侍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國體

起其瞻仰非但飲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物豐潔始

稱令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禄寺堂上視之仍以禮部

官一員督察敢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定慶成與宴百官儀

弘治十三年正月光禄寺以慶成宴羣臣多失儀奏下

禮部議與宴百官一槩令日收饌殊非祖宗錫宴優待

之意而於古使人歸俎之禮不合宜仍舊令辦事官吏人等代收但量帶一二人而已其宴於殿內者亦仍舊令厨人代收其所帶官吏人等各衙門俱用印信手本送守午門內外官軍處點入奉天殿前東西丹墀宴畢收訖同出各官不許攙越坐次談論諠譁并未畢先起收饌及本部看宴簪花官吏監生亦各鈐束不許夾帶混擾違者俱聽糾儀監察御史等官糾舉如該宴官前報赴宴後有事故許令開報本部行光祿寺扣席免致

餘剩以後俱準此例從之

隆會同館筵宴

弘治十四年禮部覆議錦衣衛千戶牟斌所言豐厚外夷筵宴事謂今後光禄寺但遇會同館筵宴外夷人員請令本寺堂上官一員親至館督同各署官屬依式設辦務令豐潔以稱朝廷柔遠之意仍令本部委官并侍班御史巡視其不謹者從之

日本使臣與宴班次

正德四年禮部奏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四夷朝貢者若朝鮮陪臣在殿第七班今日本國使臣見在無與宴故事宜如朝鮮例列殿西第七班從之

慶成宴儀數

正德八年禮部言每歲慶成宴預進宴圖後有因事故臨時進退者悉以上聞涉干煩瀆及公侯伯亦有臨宴爭坐次者所宜申警自今凡正旦以後按日定圖至宴期前三日進覽有事故者本部移光禄寺扣除宴席以聞

其公侯伯爵同者以中左右前後為序府與爵俱同者
則序以歴年深淺不得臨宴執論從之

進士宴主席位次

嘉靖五年賜宴禮部命武定侯郭勛主席勛因奏歴年
賜宴主席大臣位次居中今圖乃左右列坐臣無足齒
忝辱朝命得旨如舊規行比入宴禮部設席仍左右分
列勛不得已就左席已復疏爭之上責禮部不奉詔令
自後務遵故事毋再爭擾

宴朝鮮進香使臣

隆慶元年朝鮮國王李峘遣陪臣禮曹叅判宋贊等賫表陳慰別遣戶曹叅書鄭宗榮等進香詔進香於永陵獻殿門外行禮賜其使織金衣綵段絹布有差禮部以山陵雖舉而使者以陳慰進香至與他朝貢者不同請仍賜宴於遼東都司從之

厨役

厨役以侍養放免

正統五年光禄寺厨役白代有奏臣父家居年近八十無他子乞歸侍養事下禮部覆奏以為例難放免上曰在禮七十者一子不從政何惜此一役而使老有所失乎即日罷遣之

嚴處厨役逃回

弘治四年已夾禮部覆奏刑科右給事中季源所言嚴厨役事謂光禄太常二寺厨役今後有逃回原籍者許里甲人等首告所司即差人起解逃至三次以上者問

罪發口外為民仍將本戸親丁解補從之

議勾僉缺役

嘉靖二年禮部尚書席書言邇者光禄寺卿崔傑以厨役缺人移文原籍勾僉非便欲揀選餘丁千戸人給米四斗及量收在京善庖者二三百名以充巳奉俞旨蓋謂止費見役四百人之粮可得千人也臣竊以為不然舊例真正人冊餘丁聽令在寺随同父兄役辦候父兄有缺之日随補食粮初無在役久近限期亦無給與粮

賞事例盖出彼所願欲非強之也今乃給之食粮是正粮之外加米四千八百有奇名為省費實增費矣且此輩原有定額不可多收如收善庖者濫充恐頃年奉詔查革詐冒之徒夤緣復入隨到隨逃虛費粮賞非所以明禁而防奸欺也宜遵舊額戒各省有司亟勾僉缺役以補便得旨

調停厨役煩簡

嘉靖二十八年禮部奏光禄寺厨役以四千一百名為

額今總數尚盈而該寺動稱缺乏必各署煩簡不齊代有消長或此署事簡而存數反多彼署事煩而存數反少今註籍已定業有專守固難更易請自今立法以四千一百名酌量煩簡派為定數視其盈虧以為消補如某署當用五百名而見存止四百名則本部為處補一百某署當用五百名而見存乃有六百則必待其消至五百名以下乃始照名議補如此調停庶不至有誤供應其或役名過多占籍充數强猾包攬富奸買閒致倉粮

有名供應無寔並聽廵視科道官禁革收補報可

禮部志稿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四

明 俞汝楫 編

盛典備考

尊孔子

修文廟别採材

洪熙元年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宇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

沒入官屋請撤為之上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惜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令有司别採材作之儒學及按察司聽撤舊材為之

奏崇孔子封號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奏臣聞近日建言者或欲加孔子封號或欲封孔子為帝要見本朝尊崇先聖之意以備一代之制臣按宋元加大成至聖云者不過言集羣聖之大成耳初不見聖人化澤流行於後

世之意若欲形容聖人道德之妙化澤之遠必須聖神
廣運為詞蓋此四字惟孔子足以當之如堯之德非不
廣運也而止於百年舜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於一世
惟孔子聖化神化流被萬代此所以賢於堯舜也宋真
宗欲封孔子為帝下有司議或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
稱王不當加以帝號殊不知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
稱帝因時制宜非有隆殺是前代之王天子之稱王者
也後世之王藩國而稱王者也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

制止宜稱王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非崇德報功之意矣善乎先儒羅從彦論之曰唐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夫禮惟稱而已或者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者哉臣又按唐𤣥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衮冕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六佾亦非天

子之樂乞敕禮部會官計議或加美謚或封帝號如不加封或以大成至聖四字易為聖神廣運之數如不封帝或表明孔子周人當依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況今既用天子冠冕章服則亦當用天子籩豆佾舞宜增十籩豆為十二籩豆增六佾之舞為八佾之舞使天下後世知聖朝尊崇先聖而報其功者既正以天王位號復祀以天子禮樂與唐宋元之所封位號不同而禮樂亦無不稱也又樂舞之制古者

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
兩階今舞羽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仍乞
禮部尚書鄒幹等覆奏太祖高皇帝詔凡嶽鎮海瀆並
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惟孔子以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
師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其封爵特仍其舊今洪謨
奏欲以大成至聖易為聖神廣運此四字出於伯益贊
堯之詞昔宰予謂孔子賢於堯舜則非贊堯之詞可盡
孔子之美不若大成至聖四字出於孟子中庸猶僅可

擬議至於所言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既用天子之禮則亦當用天子之籩豆佾舞之數惟太祖高皇帝建都南京始創國子監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之詔今國子監所有孔子塑像皆因前元之舊不忍撤毀之故其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塑像之舊亦非聖朝之制而籩豆舞佾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若論孔子之功當極其褒崇則雖罄海陸之珍奇全

天子之名器亦未足以盡報本之誠所以我朝列聖有
見於此舉因其舊無所增改況謚號之易否器數之加
否舉不足以為孔子重輕所貴於孔子之道身體而力
行之擴充而推極之以惠綏元元保乂邦家使舉世蒙
至治之澤是乃尊崇孔子之實聖君賢臣所宜留意者
也封號籩豆佾舞仍舊為宜詔從之
九月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
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

斡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凡封號籩
豆佾舞仍舊為宜臣竊以為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
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
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服天子之衮
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救之
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于天下
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
禮佾舞乃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

則禮為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數為八則
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可以格聖靈厚風化補前
代缺畧之典備聖朝尊崇之制䟽入上曰尊崇孔子乃
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
天下悉遵此制

擬加孔子名號

弘治十三年直隷常熟知縣楊子器奏先師孔子名號
未定似為今日缺典請取春秋祝文之義於大成之上

加以配天廣運至聖之下系以萬世帝王宗師夫尊之以天子之師享之以帝王之禮則名因義起制與位宜廟食之靈萬世安享而一代盛制備矣下其奏於所司

限立孔子牌位

嘉靖十一年都察院為立定程限毀𨟠天下邪像以永萬世定制事近該監生詹啓奏臣聞孔子得獲追崇尊敬之正自周末迄今未有盛於陛下者也皆因陛下真知孔子之心亦孔子運際昌期而遇聖君之在上也且

陛下欲毀孔子邪像葢因以木為骨以土為皮而聖上不忍遽以土木裝為聖人褻瀆孔子者也今日預聞見之列者悉各駭然臣且以為世之迂儒不足與議者矣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當時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推之於情似亦不忍忘孔子而曾子竟不許之何也葢曾子以孔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者也此曾子尊敬孔子如此今人雖未面聆孔子之教實默

傳孔子之道何存心遠殊曾子歟抑與曾子相反而欲
薄于孔子者歟紛紛時議詖非斷自宸衷孔子豈得光
明正大于今日者耶國學邪像臣師許誥已遵明旨正
議祭告毁訖竊恐在外有司官員明恃皇上聞見不及
阿從邪議視如泛常仍存原日邪形不遵今日制度致
使追尊孔子之禮竟成虛文寧不負於陛下者耶乞定
立程限毁擲天下邪像以承萬世定制等因奏奉聖旨
這監生所奏足見崇正在外所司官員因循不行改正

難保必無都察院立限期通行各該撫按官督令提學官將各府州縣土木之像遵照禮部行頒去定式樣作速立牌盡行改正并緊關事理著一體遵行仍將改正日期回奏敢有違慢的著撫按官叅奏重治不饒這本還送史館增入祀典欽此通行各處撫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正孔子廟祝文牌額

嘉靖十年正月內禮部題為祀典事照得啓聖公祭享

近談本部會官擬議別立一祠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奉有欽遵通行欽遵外據國子監別立啓聖公祠宇合命官前去本監相視相應地方營建擇日興工仍行翰林院撰祝文祠額應用再照先師孔子名號已正其祝文舊稱惟王今合改稱惟師及舊額大成殿大成門今皆撤去牌額宜照大門舊用文廟二字通行天下遵守則事歸一矣奉聖旨先師廟堂題曰先師廟門曰廟門孔氏祠曰啟聖祠

餘依擬行欽此

隆聖裔

孔顔孟官制

洪武元年十月甲辰以孔子五十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録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顔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

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
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
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
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
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
號盖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
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
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袖世

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
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有元聖相
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亡於
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澤敷宇宙所以自
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
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禄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
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尊民俗以賢推惟孔希大最令

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汝往欽哉先是元仁宗授孔思誨為朝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止三品弗稱褒崇其授希學秩貳品賜以銀印希學思誨之孫也

優聖賢裔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訪求曾子子孫

嘉靖十一年禮部題該學士顧鼎臣奏為崇植先賢系冑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惟性善誠明之說王覇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學道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

列傳但曰孔子以曽參為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于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訖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其為道學之樞與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曽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曽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

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為大而子思
次之咸淳三年始封曾子為成國公子思為沂國公配
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為萬古
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
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罔崇儒重
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
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

曾子子思今顔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歴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鄫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為氏然則曾氏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徳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廵歴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基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

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於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側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為先王興滅繼絶崇德報功其意甚遠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輙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祖

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
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如蒙勅下
內閣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顔孟二
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
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基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
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為照曾子親受一貫為聖門之
高弟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顔孟同功
號稱述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基墓失守雖配聖

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為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
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朝廷崇儒
重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
難免僞冒之獘覆奉欽依咨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
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係之真及
正德年間曾經都察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
拘到官督同縣學官吏師生并年高父老逐一詢問務
求的系曽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

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肇布兄弟並顯于宋其家乘以為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啟夤緣爭競之端

正曾子廟祀

弘治四年山東嘉祥縣儒學訓導婁奎言本縣係郕

國宗聖公曾子闕里廟堂配享有子思陽膚公明宣等數人乞視孟子廟制惟留子思一位配享陽膚以下悉列兩廡祝文乞增以沂國述聖公配數字庶子思不混於他賢又孟子門人皆有封爵曾子門人至今稱名顏孟子孫皆傳博士主祭曾子子孫乃流落他所乞如例封其門人訪子孫遺派之在江西贛榆二處者擇賢而有學者官之俾之主祭以昭聖代祀典下有司知之

作養曾氏子孫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內曾參五十七代孫五經博士曾
粹奏要將子孫與三氏子孫均沾教化改為四氏儒學
本部行文查勘曾氏子孫見有若干有無堪以作養

授曾氏五經博士

嘉靖十八年授先賢曾子之後一人世襲翰林院博士
先是掌詹事府事顧鼎臣上言孝宗時曾録顔孟子孫
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可謂盛舉至於曾子之
後獨不沾一命之榮亦古今缺典也疏入下禮部議訪

其世得曾子六十代孫曰質梓者居江西之永豐縣其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代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而質梓其裔孫也禮部以是覆遂有是

命

饗勞聖裔

洪武六年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上敕中書下禮部致廩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勑勞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隲之重耳陰隲者

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彞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當思爾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襪

賜聖裔廩餼館舍

洪武十二年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來朝敕中書下禮部賜希學廩餼潔館舍以安之敕曰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甚大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

者莫不優禮卿每歲來朝不避祁寒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拂于爾祖之訓者矣已敕中書賜卿日用之物至可領也

館衍聖公

洪熙元年正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于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崇儒稱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隆衍聖公

洪武元年正月禮部尚書吕震奏有旨賜衍聖公孔彦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賜聖裔衣鈔

宣德元年十月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來朝既退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先皇帝於其來朝親定賞賜盖重聖人之道師其道則愛及其子孫今當加倍於是賜彥縉金織紵絲襲衣鈔羊酒等物

資給行聖公市書籍

宣德四年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上曰福建鬻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購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

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值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卹典從一品

景泰七年禮部又言衍聖公雖二品然近賜玉帶及三臺銀印恩禮優異今孔彥縉故其卹典宜視一品之制從之

蠲孔氏田租

成化元年四月孔子五十六代孫克昫以子姓繁衍日

用不給乞蠲田租上曰孔子有功於萬世其子孫在所
優恤命有司減其租

授孔裔五經博士

正德元年特授故衍聖公孔弘泰之子聞詩翰林院五
經博士初衍聖公弘緒以罪奪爵禮部議以弘泰襲封
復弘泰卒爵歸弘緒之子聞韶而聞詩充三氏學生聞
韶言有例廕錄文臣之餘裔叔弘泰亦歷爵三十餘年
身沒之後不沾一命乞錄聞詩以榮其終身下禮部議

無例但弘泰効勞頗久授其子一銜亦足以昭聖明推
恩先聖從厚之意乃有是命

衢州孔裔

正德元年六月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為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衢州廟祀宋之南渡也衍聖公端友扈蹕自
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其孫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至
欲令襲爵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其爵於曲阜宗弟
治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而嫡派之在衢者遂無祿

衢州知府沈杰求端友後得彥繩請授以官俾世主衢州之廟祀且言其先世所賜祭田在西安者五頃洪武初以民田輕則起科未幾有王氏子隨母改適冒孔姓以罪抵法田沒官改徵重稅亦宜減輕以供祭奠修葺費禮部議覆上曰先聖苗裔在衢者齒於齊民甚憫之其授之五經博士令世世承襲并減祭田稅以稱崇儒重道之意於是以博士授之彥繩

國子監世襲學正

嘉靖十四年詔以河南儀封縣孔子六十代孫孔承寅為國子監世襲學正初孔子之裔有名德倫者唐時為襃聖侯家於河南寧陵德倫一字長崇基次子嘆崇基嗣侯其裔名端友者宋時從衍聖公從高宗南渡世居衢州子嘆之後留寧陵元末徙居儀封正統中詔訪聖賢子孫兩地皆復其家在衢曰彥繩者正德中授世襲翰林院博士在儀封曰承寅者以彥繩例請下河南守臣勘報至是禮部議覆詔授學正奉祀

典學

請考訂朱註誤

成化十六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謨言宋儒朱熹所註釋五經四書間有承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勑儒臣考訂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訂釋已詳具有源委永樂中儒臣奉敕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録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一己之見欲再紛更事在難准已之

振俗學

弘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灾遠近聞之罔不驚懼迺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先儒嘗謂建陽乃朱文公之闕里今一歲之中闕里既灾建陽又火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與文所萃聚之地何哉臣嘗考之成周宣榭火春秋書之說者曰榭者所以藏樂器也天戒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為言禮樂不行故天火其藏以示戒也今書

坊之火得無近于此耶自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靡艷之體下之所習者枝葉蕪蔓之詞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其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圖利讀者覬僥倖而決科由是廢精思實體之功罷師友討論之會損德蕩心蠹文害道一旦科甲致身利祿入手只謂終身温飽便是平借事功安望其身體躬行以濟世澤民哉伏望明詔有司大為釐正將應習之書或昔有而今無者檢自中秘所載與經生學士所共習

者通前存編删定部秘須下布政司給與刋行仍敕乞所司推翰林院或文臣中素有學識官員令其往彼提調考較務底成功然後傳布四方永為定式其餘晩宋文字及京華日鈔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隨主意講章之類凡得於煨燼之餘悉皆斷絶根本不許似前混雜刋行仍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等官脩明學政嚴督生徒務遵聖代之教條痛革俗儒之陋習遇有前項不正書板悉用燒除如有仍具文書坐以違制之

罪尤願陛下日召儒臣講求致灾之故凡敬天體道之要更化善治之術斷而行之以回天心以迓休命禮部覆奏謂建陽書板中間固有蕩無留遺者亦容或有全存半存者請令巡按提學等官逐一查勘如京華日鈔等書板已經燒燬者不許書坊再行翻刊先將經傳子史等書及聖朝頒降制書一一對正全存者照舊印行及無存者用舊翻刻務令文學真正毋承訛習舛以誤來學從之

遣官較勘書坊經籍

嘉靖五年時福建建陽縣書坊刋刻寖盛字多訛謬為學者病于是廵按御史楊瑞提調學較副使邵鋭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院春坊中遣一人往尋遣侍讀汪佃行詔較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振刷太學儒學

嘉靖四十四年禮部言國家内設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外設儒學以作養民間之俊秀二百年來名臣從

此出適者國子監學舍傾圮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讀書綴文之士爭務剽竊以圖捷徑於是教官學術悉為虛名而朝廷不得真才之用故給事中張士純周世選御史張士佩前後論列皆及于此然大要不越數端如請敕工部修理監舍請徵下第舉人及歲貢年未五十者入監舉人毋得槩就刷歷歲貢不必專泥正歷而授例一途則俟財用稍充即議停止此太學所當議處者也乙榜舉人年四十以上者俱銓授教職不妨會試其

有異等者一體行取各提學官必身先化導以德行督課諸生毋專事文藝此儒學所當議處者也至于文體獘壞內而兩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風其獘皆由書肆刊成盛行便於採摘請悉按天下私鬻冗書無當寔用者一切劃毀時吏部亦覆世選議處教職一事請自今提學員缺必慎選文行無優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議超擢歲貢衰耄者不得收選有司不職者不得更改文學官俱報可

正學

詆訾程朱

嘉靖元年十月内禮部題該禮科給事中章僑奏為崇正學以圖治理事内稱三代以下論學莫如朱熹近世以來有等倡為異學之徒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憚朱熹為支離甚者以朱熹為好名文章為腐爛等因又該監察御史梁世驃奏稱自古道學之傳至宋儒朱熹可謂大明矣近年以來以陸九淵為尊德性以朱熹為

支離槩多可醜俱乞行提學痛革等因本部議得二臣之言深切時弊有補風教合候命下通行各處廵按御史及兩京提學御史各行提學官并司府州縣刋榜曉諭一應僧儒人等務崇正學刋去浮靡以趨篤實毋惑恠異之說毋習簡便之私毋作矯偽之行毋尚艱險之文但有詆訾先儒厭棄經史拂古聖之遺規求真知於一蹴著書立論與程朱相背戾者即是心術不正官府察知亟為禁治主司較閱慎勿收録等因題奉聖旨你

每都說的是祖宗朝表彰五経須降敕諭正欲崇正學
廸正道端士習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
人材渾厚文體純雅近年以來士習多有詭異文辭務
為艱険不無有傷治化你部裏便通行各該巡按提學
官出榜曉諭嚴加禁約教人取士一遵程朱之言但有
叛道不経之書不許私自刻板互相傳習致悞初學其
餘俱依擬行欽此

頒書

頒行孝慈録

正統五年六月河南固始縣學訓導舉人黄俊言太祖

高皇帝御製孝慈録嘗頒布天下令四方學中鮮存

者乞仍鋟印頒布令士民講誦以隆孝道上曰朕觀孝

慈録所論仰太祖聖見卓冠百王實萬代不刊之盛典

宜家傳而人誦者禮部亟印頒之

頒五倫書

正統十三年禮部奏天下儒學師生蒙賜五倫書籍往

往赴京謝恩荒廢學業乞令就彼望闕謝恩為便從之

刋布書籍

嘉靖七年十一月錦衣衛千户沈麟奏請命官較勘歷代史書刋布天下禮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為工多蓄於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梓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獘姑已之

購書

遣使購書

永樂二年己卯命禮部遣購求遺書上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閲書史或名翰林儒士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朝廷可闕乎遂名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

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重儒臣

親試庶吉士

嘉靖十四年上諭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曰今科取士考選庶吉士送翰林院命官教習讀書於十五日舉行時等因請上親御文華殿賜題考試上許焉時又奏曰國朝庶吉士之選儲養翰林院以備館閣之用其事體

所關至重是以我太宗文皇帝親簡二十八人宣宗章
皇帝嘗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簡選賜詩諭意歷科以來
惟付之臣下因循苟簡以致較閱弗精去取不當仰惟
皇上英資聖學高出千古勵精圖治百度惟貞於求才
一事尤為切至茲親試之舉誠為盛典臣等敢不恪恭
承事待命下之日令禮部將今科進士不必限年十五
日引赴文華殿候賜題考試其一應禮文定擬儀注上
請禮部因上其儀

一四月十五日上御文華殿門下親試進士先期一日
鴻臚寺寫題案於文華殿下光禄寺備試案于文華殿
門外東西向北序立上常服御文華殿升座内侍傳呼
執事官進執事官具吉服分班趨入侍列丹陛上鴻臚
寺官贊行叩頭禮畢仍暫分待丹陛傳贊進士行五拜
三叩頭禮畢各分東西就案北向立執事官入殿東西
侍禮部尚書詣御前跪奏請賜題内侍官捧御題授禮
部尚書受訖叩頭興捧從左門降階出殿門外内閣中

書官以粉牌謄録傳示進士上還宮執事官退試畢吏
部文選司禮部儀制司郎中等官公同彌封送輔臣并
吏禮二部堂上官較閱分正副卷進呈御覽報可

禮部志稿卷九十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　鉽